

# 田口佳史谈如何从东方思想看东亚和世界



江户时代商人出身的思想家石田梅岩。

▲ 上接第22版

现在这个时代被称为“人新世”(人类世),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模式遭到质疑,贫富差距、地球环境问题和气象异常等弊害丛生,让我越发觉得横井的话很值得倾听。为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在迈向“新时代”时都能真正平安生活,横井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个主张:“唯将大义布四方。”何谓大义?向伟大的地球表示感谢,向世界上的众多友人致谢,对身而为人感到自豪,尊重他者,在日常生活中也照顾到别的地生物的生存,这些不都是大义吗?把这个大义传布到四海,对全世界广而告之,难道不正是人和自己国家应尽的义务吗?这就是横井超越时代的主张。在说这些话时,横井提到不可忘记“公共的天理”。公共就是“天之公共”。这样就不会由于“割据见”、本国利益至上的思考方法。若只顾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就会导致失去国家的信赖,更可能导致地球本身陷入无法挽回的致命状态。那样的话,自己的国家还能够生存、发展吗?比如前几年美国有位总统说凡事都要“美国第一”,正是犯了横井所批评过的毛病。

海舟的丈夫佐久间也是有类似的思想,他强调应该用东方的道德来指导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使用,这样才不会出问题。跟横井不一样的,他还是洋学家,擅长研究西方科学技术,包括炮火和玻璃制造术。他认识到儒家的弱点在于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所以主张在学习儒学传统的同时,好好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从而能结合东方和西方文明各自的长处。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这里的艺术指的是科学技术。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如果不东方的道德思想去指导,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力量,放在现代就是使用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

我拜读过您写的《横井小楠的人生与思想》,的确令人惊讶,他在那个时代就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他当然重视个人的独立,但有一个超越于日本之上的价值,就是您说的“公共的天理”,换而言之,就是一种超越地域区分的真正的普遍性。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看法,因为他和佐久间象山的确看到了西方列强的问题,就是西方列强各国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十九世纪西方,即是推崇资本主义,写了《美国的民主》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不能摆脱那样的偏见,他支持法国的殖民主义,认为那把把白种人的优秀文明推广到全世界。

遗憾的是明治政府没有走横井和佐久间所设计的道路,而是跟西方列强一样,所以后来的历史反而证明了横井和佐久间的远见卓识。您说这几年一直在强调横井思想的重要性,这点我很能理解,尤其是看到当下世界的形势。也许横井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的思想成熟度领先于他的时代而无法被当时的政治家采用,就像他受影响很深的海舟一样。但是现在他们的先见之明能够看得很清楚了。

您这几年致力于阐释横井小楠的思想,我想肯定也是因为时代的刺激吧。是的。很遗憾的是佐久间和横井分别在江户末年和明治维新之初遭到暗杀,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发挥作用。我们站在现在看他们的思想,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思想在当下极具意义,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被称为“人新世”的时代,人类面临很多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越发显示出他们思想的重要性。

## 江户时代的教育

我最近为了准备这次访谈,读了松浦玲绘的《日本的名著丛书里的(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您知道松浦玲绘前年完成了一部厚约千页的《海舟传》。这本《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是半个世纪前编辑出版的,松浦在解说里说横井和佐久间在江户幕府末期通过现实的政治看出了近代西方文明的问题,认为可以用无党派之途去化解解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松浦说他原先有点怀疑,可是看到现代带来的问题后——不管是当时的欧美还是日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化确实带来了问题,才明白横井和佐久间的思想具有前瞻性,也许可以拯救我们的思想是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东方思想的传统。

您最近接近二三次写的关于江户时代的教育,您说的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教育,虽然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很多都作为封建时代的陈规被否定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只有儒家等东方思想,在古代也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我记得研究文字学的大学者白川静说过,学习中国的古典是成为大人的必经之道,而要掌握中国古典,方法就是您说到的诵读,要背诵,否则无法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是的。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就分几点来说明一下江户时代的幼年教育。

首先是很重视胎教。一个良好的社会,如果没有懂道理的优秀人才,肯定不能存在。那么,为了把孩子培养成出色的人,就需要实施胎教。从前是全社会都尽力培养作为“社会之宝”的孩子,我认为面盆少子化问题的现代社会更应该如此。

从三岁左右到六岁上学,很重视“四端”,在江户时代把这样的幼年教育称为“四端教育”。这四个端绪成为人所具有的四个性格形成的要素。侧隐之心成为“仁”,羞恶之心成为“义”,辞让之心成为“礼”,是非之心成为“智”。“仁义礼智”称为“四德”,以“四德”待人接物,则对方在心里会认为“这个人值得信任的人物”,然后对方也报之以“仁义礼智”,从而有“仁义礼智信”,称之为“五常”。如果待人接物没有“仁义礼智”这“四德”,就无法取得“信”。如果不知道有什么行为有了“德”才能有“信”,那么即便说什么“无信不立”,也是无法取得“信”的。

当我们把“仁义礼智信”这个“五常”放在现代社会里思考一下,



近代日本思想家横井小楠(1809-1869)。



作家森鸥外。

我近读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书,就很感慨,他们正是代表了江户时代教育的最高成就。森鸥外七岁就开始学习汉文,他的日记写的就是直接用古汉语写的。而漱石在英国留学之前习于文学就是《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漱石和鸥外都写了不少汉诗,对中国古典的造诣,恐怕现在在很多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都赶不上。最近读鸥外写的《涩江抽斋》和《鸥外随笔集》,感觉他就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高结晶。

是啊,鸥外的文才非常厉害,除了你说的《涩江抽斋》外,还有《伊泽兰轩》《北泽霞雪》,都很值得一读。我年轻时买过一套《森鸥外全集》,大体通读过,非常佩服他。他不仅仅是文豪,正是我刚才讨论过的把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集于一身的伟大人物。

你提到《左传》,这的确是一部伟大的经典,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文章。比如关于子产那样杰出的政治家就能发现这个价值观里强烈地体现了“学政一致”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以愿意成为“更好的社会人”为前提,这对一个人实现人生的志向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把“学政一致”的理念真正放进幼年教育的具体课程里,就是重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想活得更好的人的愿望能够实现、努力能够得到回报的社会。

要牢记,政治对国民而言可能错一步就酿成大祸,最重要的是政治家和国民都绝不可以有那样的偏颇,必须严肃而持久地关注这个问题。此外,教育的基础里必须有卓越的国家理念。我就拿横井小楠关于国家的构想来说吧:“成为世界第一等仁义国家,替天替世界人民工作,成为能帮助世界的国家,将大义推广到全世界。”

我不得不现在在日本的幼儿初等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果一定要举出最需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江户时代教育值得学习的地方:“尽早开始的教育。”

在江户时代“诵读”从三岁左右开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大段大段地反复朗读,《四书》加起来五万二千六百二十三个字全部都要背诵。花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就可以做到。有句话说:“门前小僧念未学过的经”,意思是平时常听常看,不知不觉中不学也会了。可以说这是充分发挥了幼儿特有的能力,是划时代的教育方法。不过还有更厉害的地方。

到了六岁,进入寺子屋、藩校,从这一天开始解释五万二千六百二十三个字的意思。因为虽然能够出口成诵,却不知道意思,所以要逐字逐句弄清楚。明白了意思后,孩子们大吃一惊。因为明白了自己背诵过的那些句子是如此精彩而有趣。从“人是什么”到“人生的要点”都已经牢记在心头,因此而惊讶和感动。正因为江户时代有那样出色的教育,所以在国家遇到危机事件那样的危机的时候,才能出现很多志士,力挽狂澜。

我虽然是偏重研究西方哲学,但同时也知道德昭昭下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尤其佩服晚清重臣曾国藩。他的家书在中国非常有名,里面提到的教育理念和您说的有很多一致之处。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当然是跟儒家的这套教育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时代变了,我们无法像江户时代一样去教育孩子,但的确有很多理念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

我非常感谢您的推荐,也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两个小时宝贵的时间对中国读者讲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相信中国读者一定能够理解您的一片苦心,我也相信这样的交流能够加深中日两国之间真正的心灵理解。

## 采访者附言

跟去年相比,做今年的访谈时,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了田口先生悲天悯人的情怀,尤其是对东亚和国际局势的担心令笔者动容。他在一年前的博客里回忆了小时候经历过过的东京大空袭,说近来耳边似乎会听到B29的轰鸣声。因为幼时经历过战争,见证过战争的残酷,我希望能够通过对方思想的研究与推广,从思想上切断产生冲突的根源,他对近代西方思想的批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田口先生在访谈时多次提到中国在上世纪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尤其是作为儒家道家等东方思想的发源地,田口先生对我们国家寄予深厚的期待,也令笔者非常感动。在疫情期间他重新阅读《书经》和《大学》,并写了两本阐释的著作,对东方古典的挚爱也非常感人。

我想读者读完访谈肯定会察觉到,田口先生绝不仅仅拒绝西方思想的顽固保守派,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的批评是建立在深厚的学理之上的。他对儒家等东方思想传统并非没有批判,而是深刻洞悉其中的问题,比如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等。当听说田口先生早就读过我近日才认真阅读的冈本慎的著作时,说实话大吃一惊。田口先生已经年逾八十,还如此刚猛精进,真是令我深感惭愧。

清代著名学者梅文鼎说过:“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这句话笔者向来很喜欢,在西潮来了近两个世纪后,我们可以更加冷静地看待自己的传统了。对西方文明,当然应该继续虚心学习其长处,毕竟我们的传统里笛卡尔所代表的理性传统并不强大,不应该动不动就说什么“近代的超克”。

家的文章,就是名篇。另外我还很喜欢《史记》,应邀去庆应义塾大学讲过好几次《史记》,那真是引人入胜的史学名著,值得反复阅读。

## 推荐几本经典名著

记得鸥外在被文学青年问到该如何提高写作水平时,他回答说请反复读《左传》,可见鸥外对这部经典的推崇。您在著作里主张当代世界应该把东西方智慧跟西方智慧结合在一起去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在我看来鸥外那样的巨人正是完美地体现了东西文明是相辅相成的。他一再强调要两条腿走路,同时吸收西方和东方的学问。

2022年请您推荐过几部日本和中国的经典名著,在这次访谈的最后,也请您给中国读者推荐几本书,可以吗?

好啊。第一,我要推荐王阳明的《传习录》,里面提到拔本塞源论,具体地说是在《答顾东桥书》里。这篇文字当下读很有意义。第二本,我要推荐石田梅岩的《都鄙问答》,这是江户时代商人出身的思想家石田五十五岁时写成的代表作。在这本小册子里,石田对生产和流通的社会作用作出了很高评价,主张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堪称日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要比马克思·韦伯早一个世纪左右。他本人学习过神道、儒家、佛教和老庄哲学,他的思想体现了“归一”的精神。第三本就是罗伯特·贝拉的《德川时代的宗教》,这本书我反复读过,贝拉可以说是世界上对德川时代宗教最有研究的社会学大师,他对石田梅岩的心学评价很高。你知道,贝拉是翻译过韦伯的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高徒,他对德川时代宗教的研究水准非常高。

是的,贝拉跟您一样也高度评价我才提到的冈本慎的著作,认为Cosmopolis一书对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最佳研究。贝拉在去世前不久在东京大学演讲,我去听了,还有幸跟他聊了一会他的挚友丸山真男。他在最晚年出版的《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里也提到了东方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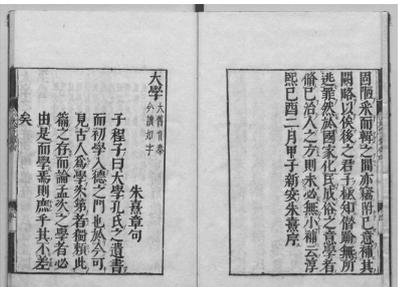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也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两个小时宝贵的时间对中国读者讲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相信中国读者一定能够理解您的一片苦心,我也相信这样的交流能够加深中日两国之间真正的心灵理解。

## 采访者附言

跟去年相比,做今年的访谈时,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了田口先生悲天悯人的情怀,尤其是对东亚和国际局势的担心令笔者动容。他在一年前的博客里回忆了小时候经历过过的东京大空袭,说近来耳边似乎会听到B29的轰鸣声。因为幼时经历过战争,见证过战争的残酷,我希望能够通过对方思想的研究与推广,从思想上切断产生冲突的根源,他对近代西方思想的批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田口先生在访谈时多次提到中国在上世纪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尤其是作为儒家道家等东方思想的发源地,田口先生对我们国家寄予深厚的期待,也令笔者非常感动。在疫情期间他重新阅读《书经》和《大学》,并写了两本阐释的著作,对东方古典的挚爱也非常感人。

我想读者读完访谈肯定会察觉到,田口先生绝不仅仅拒绝西方思想的顽固保守派,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的批评是建立在深厚的学理之上的。他对儒家等东方思想传统并非没有批判,而是深刻洞悉其中的问题,比如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等。当听说田口先生早就读过我近日才认真阅读的冈本慎的著作时,说实话大吃一惊。田口先生已经年逾八十,还如此刚猛精进,真是令我深感惭愧。

清代著名学者梅文鼎说过:“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这句话笔者向来很喜欢,在西潮来了近两个世纪后,我们可以更加冷静地看待自己的传统了。对西方文明,当然应该继续虚心学习其长处,毕竟我们的传统里笛卡尔所代表的理性传统并不强大,不应该动不动就说什么“近代的超克”。



日本在宽文四年(1664年)翻印的《四书集注》。